

■作家故事

文乡诗国里的县城作家群

□宗仁发

2023年3月,我来到江西南都采风,在这个曾出现过“易堂九子”的地方,结识了身在县城的几位文友。尽管这块相对偏僻的土地能给予作家滋养的条件是有限的,但他们对文学的热情投入和取得的成绩特别令人感佩。

四面出击的温谈升

温谈升是宁都县作协主席,县级的作协不是专职机构,温谈升在这里是兼职,他的工作单位是县融媒体中心。温谈升的写作体裁包括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和评论等。

我看到温谈升的第一篇稿子是散文《何为祥那些事》,作品有七八千字,写一个叫何为祥的人具有传奇色彩的一生。他10岁出头时,父亲弃家而走,母亲病故,他被寄养在表哥表嫂家,11岁就被送到一个乡村理发师家当学徒。学徒生活充满艰辛,尤其是在困难时期,能吃饱饭都是奢求。好不容易熬到了出徒,却又没有家人能给他交上学费的费用,好在师父和师母非常体贴他,把应该留作抵消费用的粮食换成现金给了他,以便他出去好好讨生活。回到村子里准备以手艺谋生的他,却被村子里已有的理发师抢了工具,并施以威胁。后来他只好出走,流浪,在讨饭的困境中,偶遇一位好心的县领导,县领导帮他安排到一家国营农场工作,可以拿到按月发放的工资,让他的命运翻天覆地。再后来,那位老领导被打成右派下放到这家农场,何为祥想方设法照顾这位恩人,并因之受到了牵连。那位老领导平反后官复原职,又把他召回那家农场,他还当上了场长。何为祥这个人经历坎坷,遭遇种种人生打击,也得到过好人的帮助,这一切既有命运的左右,也有朴素真诚的个人选择。

如果说《何为祥那些事》读起来还有什么不大满意的地方的话,那就是精彩的细节不多,粗线条的交代性语言多于生动有趣的描写。细节、描写都是写作的基本元素,没有它们的支撑,一篇作品就不结实。我注意到在《何为祥那些事》中写到何为祥学徒期间,有一次独自翻山越岭时遇到一只老虎,险些被老虎吃掉的情节。我不认为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20世纪70年代前,华南虎在江西的大山里是经常出没的。但在作品里再现这种场景时,需要深入细致搜集到必需的材料,描写出来才能让人相信,否则就像一个猎奇的传说。当然,这些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写《何为祥那些事》这篇作品想告诉读者什么呢?人要能承受苦难,人要善良,善有

善报等等——这些都不错,但仅仅获得这些阅读感受,表明这篇作品的独特价值还不太够,一篇好的散文应该能带给读者艺术的陌生感。

小说《断手》写的是外出打工的丈夫遭遇车祸离世后,在农村务农的妻子七秀的艰难生活及寡妇门前的是是非非。本不想改嫁的七秀,遇到了因外出打工的一场事故而弄断一只手的邻村小伙子大福。大福看到了七秀的困难,伸出援手,帮助她种地侍弄庄稼,后来在村支书的撮合下,两个人走到了一起。之后他们雄心勃勃地准备开办家庭农场,又惹来了村里人的说三道四,但他们还是向着既定的目标努力。作为一篇小说,温谈升的立意是想写出今天乡村的时代变化,但这篇小说的后半部分是以新闻视角取代了文学视角,过于强调主题以致遮蔽了人物的曲折心理。而对这种复杂的、矛盾的人物内心世界的开掘,才是文学应专注的内容,因为借此能抚慰那些在现实中受到创伤的心灵。

温谈升在国内报刊上发表了作品,仅出版的长篇小说就有4部,此外还有散文集、报告文学集、人物传记等,可谓成就不小。他已是中国作协会员,他的文学梦正在接近实现的道路上。

展现风土民情的张月保

采风的一天晚上,是在“宁都会议”的旧址——东山坝镇小源村观赏打灯、兔子灯等客家民俗活动。散场时,参与会务工作的张月保和我一起走了一小段路,我俩聊了一会儿。

张月保原是县林业局的职员,已退居二线,他是江西省、赣州市及宁都县三级作协的会员,在网络和纸媒上发表过诗歌、散文和报告文学作品。他写我们这次采风活动的综述发表在宁都作协主办的微信公众号“宁都文学”上,洋洋洒洒足有四五千字,是我看到的最翔实的报道。

我回到长春后,收到过他的一篇散文来稿《从奉戏这角看民风》。看到这个题目,我愣了一下,想想只知道有“奉天”“奉军”,没听说东北有称之为“奉戏”的剧种啊。看了文章才知道,这里的“奉戏”指的是当地一种习俗:遇有重要节庆或家族大喜之事,家族中举办庆典活动,会请来剧团演出,以之“奉献”给到场的族人 and 邀请来的贵宾。

文中写到,作者被赖姓一友人邀请到他老家新街村去吃饭看戏。新街村在宁都的竹竿乡,这个村子还有一个赫赫有名的称谓叫“钓洲岛”。

发源于宁都、宜黄交界王陂峰南麓的梅江河流经这个村子的时候,不知为什么忽然拐来绕去,竟把村子围成一座岛屿,因之有了“钓洲岛”的名字。这一江水怀抱呈葫芦形的村子,被人们因势利导打造成了一个乡村旅游的风水宝地。张月保去赴宴看戏的地方在一个赖氏宗祠,这餐饭他最稀罕的美食是“舀水鱼丸”,用鱼茸与薯粉糊浆搅拌在一起,多放些水,和得稀稀糊糊,丸子余水后吃起来鲜爽滑嫩。宁都这地方的美食很厉害,宁都菜是中国九大菜系之一客家菜的标杆。闻名遐迩的有三杯鸡、宁都蛋菇、小布红烧肉等,以鱼为食材的佳肴也有好多:宁都大块鱼、石榴鱼圆、夏脯鱼圆、鱼包肉、鳅鱼串伴龙糍、赖村薯包鱼、南豆腐焖鱼、粉条焖鱼头等。我想,能让张月保这样一个宁都本地人赞不绝口的“舀水鱼丸”肯定是美食中的“战斗机”。在赖氏祠堂所看的戏也不一般,是在广东做生意的赖氏族人花几千元请来的县里一家腾博采茶剧团演出的。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出,张月保对生活观察细致,语言运用讲究,写出来的风土民情韵味独特。

聪明伶俐的崔丫头

“崔丫头”是宁都“80后”作家崔慧明的笔名,这笔名的由来会不会与她的乳名有关,我不得而知。在乡村,很多地方有一种习俗,为了使孩子好养活,通常会喊表面上低贱一点儿的乳名,甚至用与动物或物件有关的方式命名,如狗剩、铁蛋、栓柱、石头等。记得我从宁都返程时,崔丫头负责会务送机,因我的航班正赶上中午,为怎么解决我的午饭问题,她焦虑地反复和我商量——她不知道像我这样常出门的人如何吃饭纯属小事一桩。

我看的崔丫头的第一篇稿子是散文《纸鸢》,写一个乡下出生的女孩,一降生就命运多舛。家里为了再生一个儿子,不想让她占用二胎指标,偷偷把她送到另外一个村子寄养。在六个月大的时候,她在寄养的地方实在待不下去了,只好把她接到外婆家。好在外婆家度过的童年,让她获得了一些自由和快乐。

“林子里的树木茂盛交织地生长在一起,把阳光都遮住了,只见林子里斑驳的光影。它撒在池塘里倒映出浓密的绿,撒在菜园子的田垄上,让茄子、豆角、辣椒、空心菜一一显露;有时撒在我的头上,我就跟着光线走呀跑呀。玩累了,就乖乖地跟在外公身后,瞧着外公侍弄菜园子。‘这是白菜,这是丝瓜,这是茄子……’有时外公会告诉



我一些林子里的事,‘这个桃树是我们家的,梨树是隔壁老张伯伯的,那棵枣树呢是村头老李的……’我点点头。我的眼睛早被桃树底下的核桃吸引了,奔跑着走过去,捡了放在裤袋里。有时,还能发现一两个蝉壳,那在我眼里是如获至宝。虽说赤褐色的蝉壳,只是个透明、单薄易碎又不会动的壳,可我却仿佛听见一声声蝉鸣,看见蝉扑腾着翅膀。”等到了要上小学的年龄时,颠沛流离的她回到了父母的身边去读书。在这期间,她曾遭遇到了让她无法诉说的伤害,给她的内心留下了抹不去的阴影。女性的笔触使通篇的文字感觉丰盈,写实的描摹中显现出些许的灵动。

崔丫头在宁都的一所小学里当老师,她还有一篇散文《值周记》写校园里发生的种种故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当老师们坐在一起探讨怎样帮助有心理问题的学生时,她给出的方案是要发明一种叫作“梦想和爱”的药物,给他们服用。这样一种乌托邦式的假想或许深深触碰到了当下教育存在的根本问题。

书写红色历史的李学文

在我即将离开宁都的时候,李学文前来话别,并送我一沓沉甸甸的大书——《雄狮铁军:宁都起义将士录》,让我如获至宝,这正是采风期间我一直寻找的资料。

宁都起义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重要篇章。在红军反“围剿”的困难时期,1931年12月14日,国民党第26路军整建制地起义,有17000多名将士携带着20000多件武器加入了红军,一下子使仅有40000多人的红军队伍壮大到60000多人。1938年12月,毛泽东在接见宁都起义人员时题词评价说:“以宁都起义的精神,用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是战无不胜的。”

宁都起义部队当时被中革军委授予“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的番号,下辖第13、14、15军,

家乡的洋槐花于五月初悄然绽放。那会儿,依旧健在的老槐树们刚迎着四月的风发出新芽,开出新花;而年轻的一大批新槐树更是朝气蓬勃,花开得旺盛;还有幼小的树苗正在茁壮生长,淡绿的叶子喜庆地仰着头,迎风飘摆。

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的我,最喜欢洋槐花。洋槐花从小陪伴着我成长至今,早就深深地融入我的骨子里、血脉中。

村里很早就栽了很多槐树,街道两旁除了杨树就是槐树。洋槐花含苞待放时,如一个个扁扁的乳白色小灯笼,一串一串悬挂在树枝上。当你在某个清晨醒来,推开门,迎着晨雾伸个懒腰、做个深呼吸时,一股股洋槐花的芳香便会在不经意间顺着呼吸深入到你的肺腑里。淡雅清新,回味无穷,让你浑浊的头脑为之一振,不自觉地又多深呼吸几次,仿佛饿到极点的人见到了久违的饭菜一样。

这香气让你惊觉,原来是洋槐花迎着朝阳绽放了。颜色干净得像雪一样,好像雪后形成的树挂,一串一串挂满整个树冠,沉甸甸的,压得树枝弯下腰来。此时,洋槐花那扁扁的灯笼张开了双翼,宛如卷起边缘的绅士帽,两瓣花芯对称鼓起,中间淡绿或者淡黄的蕊芯,衬托得整朵洋槐花更清新脱俗,让人不忍触碰,唯恐惊了在花里沉睡的仙子,唯恐打扰了盛放的花儿的美梦。

伴随着晨雾和袅袅的炊烟,整个村子的槐树在鸡鸣狗吠里开花,在大人和孩子们的期盼里开花。五月的村庄瞬间就成了洋槐花的盛宴,回报着乡村人对槐树的滋养,满足着人们对品味洋槐花的渴求。

大人们挎着亲手编织的篮子摘槐花,动作麻利,眼里是对美食的期盼。一串串洋槐花,好像瞬间成了洋槐花包子、洋槐花年糕。当掀开锅盖,热气腾腾的包子或年糕出锅后,满屋子都飘荡着淡淡的花香。此时,再轻轻用手掰开,露出里面的槐花馅来,小心地咬上一口,唇齿留香,细嚼慢咽后滑到五脏六腑,服帖得很,那种舒服劲儿是神仙也不换的。每每这时,父母那满是褶皱的脸上总是自然地流露出满足的笑容,生活的压力也被暂时抛到脑后。父亲难得地拿出爷爷的小酒盅,斟上二两白酒,美滋滋地喝上几口,麻醉一下那长年紧绷的神经。

而我们几个小伙伴则带着绳子,找个洋槐花茂盛的槐树,互相帮衬着爬到高处,坐在枝杈上。先用绳子将自己系在树上,然后将伸手就能够着的槐花撸下来,直接放到嘴里,大口地咀嚼着,香气便一块儿咽到肚子里去了。当手无法够到时,我们就甩出绳子套住树枝,将树枝拉到跟前,继续快速地撸下洋槐花,比赛着谁吃得多,吃得香。直到累了困了,我们才解开绑在身上的绳子,互相提醒着注意安全,慢慢地抱着大



洋槐花香

□屈绍龙

树滑下来。有时下滑得太快,把小手都摩擦得破了皮,下来后,便顺手抓把土黏在破皮的地方,就当止血了。有时,我们还会揣一大袋子槐花回家,给父母做馅用,减少他们的劳累,满足全家人吃的欲望。

不管刮风下雨,霜雪冻,村里的槐树就像一个忠诚的卫士,守着勤劳善良的村民,守着民风淳朴的乡村,守着这块文明传承、生命延续的沃土。它们长久地沉默着,独自承受着重重考验,用年轮的刻刀记录着生命的成长,雕塑着属于自己的灵魂,将所有的孤独、思考都幻化成四五月份如期开放的洋槐花,给浇灌它们的乡村人以丰厚的回馈。在艰苦的时光里,它们为乡村人送去希望和憧憬,一年又一年地伴随着孩子们出生、成长、老去。它们不是无关的看客,而是乡村里不可或缺的角色,从天地里汲取日月雨露的精华,再凝结成圣洁的花果,抚养着一代又一代的乡村人。

我喜欢闻槐花的香,更喜欢含在嘴里品它的香。它的香是温暖人心,不掺杂一丝杂质的,大吃几口槐花,再从庭院里的老井里挑起轱辘,舀上一瓢井水,一切清香而甘冽。这时候,我才体味到真正的生活除去苦涩,还有点滴的清澈和甜美。

悠悠木兰溪

□许怀中

故乡仙游有条溪叫木兰溪,发源于仙游县西苑乡西村黄坑自然村,发源地属戴云山脉。木兰溪是莆田市的母亲河,横贯莆田市中、南部,自西北向东流经仙游县、城厢区、荔城区、涵江区等,至三江口注入兴化湾,进入台湾海峡。木兰溪绕过重重山脉,冲出条条山谷,聚集大小溪涧360多条,干流全长105公里,流域面积1732平方公里。将这条入选全国首批“十大最美家乡河”的漫长河流谦称为“溪”,体现了莆仙人历来的秉性。

莆田历史文化名人郑樵,曾以“壶山八面苍翠,兰水一泓涟漪”等诗句,来赞美壶山和木兰溪的“壶山雄邑”之美,木兰溪两岸风景如画。很久以前,我曾在假期从南门桥下乘马篷船到莆田。我坐在船舱中,船夫撑着长长的竹竿,沿河而下,两岸的荔枝林、龙眼林及农田茅舍遍布,风景诱人。

我出生在鼓浪屿轮渡码头,小时候坐在靠海民房的窗口,望着大海,受大海的博大胸怀陶冶着。抗日战争爆发,我随父母回到故乡仙游,便和木兰溪为伴。将近年关时,我跟随母亲去木兰溪浣衣,她和妯娌一道有说有笑,我则在溪边游玩,抓一些透明小鱼放在沙滩的水洞里。我尤其爱在木兰溪游泳,水清可见底。特殊岁月中我从厦大中文系回乡,带着小孩到木兰溪游泳,那时却已无人同游。如果说,大海的博大精深熏陶着我,那么木兰溪的横冲直撞性格更影响了我,我永远思念着这条母亲河。

木兰溪的另一个特色是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包容丰富多彩的文化。木兰溪是文艺创

作的好题材。早在唐宋,莆田的一位高僧妙应禅师便曾有“莆田朱紫半”“水绕壶公山”的箴言,所谓“朱紫”即官服之词。宋代理学家、教育家朱熹,曾望着屹立东海滨的壶公山说:“莆田人物,以文献名邦著,乃此公作怪也。”后来黄辅针对朱子的话,作了一首《游木兰溪题续前人》的诗:“水绕壶公山,此时方好看。相传三百载,符识在木兰。莆田多人物,乃此老作怪。更有木兰水,添作怪中怪。”这算是木兰溪的文化佳话了。

在游木兰溪陂后,郭沫若在1962年秋写的《咏木兰陂》诗的开头曾言:“清清溪水木兰陂,千载流传颂美诗。”木兰陂的兴建,增添了木兰溪的神奇色彩,文人墨客千百年留下了许多木兰陂的赞美诗。木兰陂始建于北宋治平元年(1064年),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大型水利工程。历史上,由于木兰溪上下落差太大,下游河道弯曲狭窄,下流深受溪洪和海潮之患。直到木兰陂建成后,这方土地才成了鱼米之乡。木兰陂工程具有“引、蓄、灌、排、挡”的综合功能,从此,木兰溪得以灌溉良田万亩。

人们永远忘不了,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的习近平同志,在1999年12月27日将当年全省冬春修水利建设的义务劳动现场安排在木兰溪,并与当地干部群众、驻军官兵6000多人一道参加了义务劳动的往事。他一心为民,带领群众掀起兴修水利新的高潮,为排除木兰溪水患吹起新的号角,谱写了惊天动地的治理木兰溪水患的新篇章。

报刊上,曾登载不少有关木兰溪的散文和

作品,我都会认真拜读。我的乡亲、作家李朝全最近在《人民日报》“副刊”上发表的《清清木兰溪》,抒写了他在木兰溪畔生活的情趣,读来尤感亲切。文中谈到,他小时候生活在木兰溪畔,后在外地求学、生活,每年回去都会观察木兰溪的状况,经过多年综合治理,木兰溪越来越靓丽,“我的乡情得到了真正的抚慰”。

多年来,我的散文集中也有诸多书写木兰溪的作品。如在散文集《大海情缘》中收入的《木兰溪流韵》,便是从河流在全球发展中的作用的角度谈到了木兰溪。多次采风中,我写了不少有关木兰溪的散文,如收进散文集《山海交响》中的《魅力城厢》。我还曾在马来西亚华人作家云里风的故乡写了《木兰溪怀里的绿洲》,龙眼果园和木兰溪的绿色景观令我难忘。我在《水乡秀色》中写了重访荔城区的感受,那时我们畅游木兰溪的支流延寿溪,坐在游船中,头顶的一串串荔枝已经成熟。木兰溪下游的“梅妃故里”黄石江东村也是一幅碧水环绕、人文鼎盛、景观奇特的十里水乡之画卷。家父许子烈在晚年写的、比《长恨歌》还长的长诗《梅妃曲》的开头便是:“南国荔枝树树开,壶公山下绕木兰。一排风光如图画,画中眼底如江山。”相传,唐朝的梅妃小时候就生活在这如诗如画的木兰溪畔。

20世纪80年代,我在厦大中文系执教。同乡学子林丹娅在《福建文学》发表的散文《兰溪水清清》是她的成名之作。如今,她已是著名的教授、作家、评论家,是木兰溪孕育出的人才。愿母亲河木兰溪永远清澈明净。



新天

七时